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圆台面

□莫小米

我一个朋友家里,有一张超级圆台面。

这张圆台面是她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具之一,搁从前,一点不稀奇,从前的大户人家,都会有一张圆台面。圆台面的直径一般在1.5米到2.1米之间,最大的达到3米多。圆台面是用来吃饭的,十几个人甚至二十几个人,男女老幼,爷孙叔侄,姑嫂连襟,几代人团团围成一圈,同桌举箸,何等壮观。

现在的家庭里已经很少有圆台面了,当然,餐馆里有,但那是另一回事。如今人人都忙,外卖红火,圆台面所搭建的金字塔般宏伟的大家庭结构,已经松垮了。

所以我朋友家里的圆台面,格外显得珍贵。撑起圆台面的,是她年过半百的父亲。

朋友的父亲是个十分普通的大城市男人。要说有什么特长,那就是爱家,爱妻子孩子。

早些年,朋友的母亲病逝,她的父亲伤心到肝肠寸断。

在某一个漫长寒冷的假日里,这个男人忽发奇想,精心烹制了一桌菜,请来岳父岳母,阿舅小姨,外甥侄子,总之请来了妻子娘家的所有人,一起来吃饭。他本来就有一手烹饪

技术,在原单位又是管理食堂的,非常善于把每一个人的口味都照顾到。那一顿,大家吃得非常满意。关键是,他亦体会到了自妻子离去后久违了的温暖情感。

于是就有了下一次,再下一次。是应众人的要求,也是他内心的需求。

朋友的父亲除了上班就是钻研做菜,他的餐桌变得越来越吸引人。惟一欠缺的就是就餐场地比较局促,后来我的朋友考上了大学,他父亲也退休了,干脆做了调整,将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为餐厅,并定做了一张大大的圆台面。

新餐厅起用仪式上,他说:“以后,看圆台面的分上,谁都

不许缺席。”

现在我朋友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,圆台面的阵势有增无减。都知道在今天,人人都会有应酬,人人都会有饭局,小家庭的小餐桌都会今天缺你明天少他。而坐在这张圆台面周围的人,竟会到得那么整齐,难道它竟有磁力么?几个平时难得回家吃饭的人,渐渐都变成了圆台面的热情拥戴者。

一张圆台面,凝聚起一个超级和谐的大家庭,真是个奇迹。

由此而来的这个家庭的种种细微变化,就不必赘述了吧。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那一刻,明白了家的意义

□马拓

我们辖区里有一座地铁站挺有意思,客流吞吐量早晚迥异,基本上早高峰进站者上万,出站者寥寥;晚高峰时,这些人风尘仆仆归来,同样,进站的乘客数微乎其微。颇有“大时代”背景下“睡城”的属性。

早高峰时,我会在站厅维护秩序,到了晚高峰,有时我喜欢换上便装,揣着工作证,从进站口走到站厅甚至站台上,查看站内外有没有堵口揽客或是散发广告的“小捣乱”。时间长了,“小捣乱”们摸清了我的规律,基本都在高峰时段退避三舍。但我还是愿意逆行在人群中,一边缓慢地、刻意地、悠闲地走在通道里或台阶上,一边观察周围的一切。因为方向和步伐明显与周围的大批乘客格格不入,有人嫌我碍事,会微微地皱眉、侧身,我也会礼貌地腾出尽可能大的空间,让他们缩小

与家的距离。

估计有人会觉得,这人一定是吃饱了撑的在“遛食儿”。谁赶地铁不是掐着钟点三步并两步啊?说不定几秒之差就是一辆列车。可他们一定不知道,我进站不是坐地铁的。我可能走进站厅,走上站台,然后下来,再重新进站。周而复始,小小轮回。

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。

你看那对情侣,男的帮女的提着包,女的手里拎着一袋面包房傍晚打折时促销的面包干。他们笑得挺美。从他们的笑里,你可以联想到深夜里,他们两个蜷在沙发上,一边悠闲地啃面包干,一边看“泡沫剧”的画面。

还有那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女乘客,她的嘴角有些干裂,好像说了一天的话,边走边还举着手机在和同事抱怨着白天什么选题的事情。她

说她很烦某个小领导,说的时候两个小虎牙都呲了出来,看起来有点儿凶凶的。但不知对方说了什么,下一秒她忽然笑了起来,那对虎牙登时又很可爱。

有一个中年男士带着一个男孩儿步履匆匆地出站。男子一路和男孩儿无话,走到闸机前,男子忽然使劲拽了一下男孩儿的脖领子,把他拎到身前另一侧。我才发现那里的地上有一片水渍。男孩儿怯怯地看了男人一眼,乖乖地重新规划路线。

还有一个姑娘,出站时手机似乎刷不开闸机了,她使劲摇着手机,脑门上瞬间就冒出了汗。即使终于被闸机识别后出了站,她还在重复着那个动作,用着手机一旦摔落准会碎成渣渣的力道。

我有点想笑,又怕她瞅见,赶紧看别处。

晚高峰的地铁站,像一个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精准孝顺

□逆风草

75岁的王大妈虽然没上过一天学,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性。两个儿子都没考上大学,她和老伴儿花钱供他们读了民办大学。俩儿子毕业参加工作后,她和老伴儿又拿出毕生积蓄帮儿子们在县城买房、结婚。

在一些家庭里,儿子结婚后便成了客人,父母和儿子说话需掂量一番,要顾及儿媳的感受。王大妈从不这样想,她觉得儿子照顾好老婆孩子是本分,照顾好父母也是责任和义务。大儿子成家后,王大妈去大儿子家,看到有啥好东西,只要是儿子分的福利或儿子买的,她若喜欢,便让儿子送她一份;她和老伴儿若身体不舒服了,一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儿子。

王大妈60岁那年,大儿子的生意做大了,不仅买了车,还在县城买了大房子。王大妈知道大儿子有钱,便和大儿子商量,想一次性缴纳养老金,让大儿子先垫付,以后她和老伴儿用退休金慢慢还他。大儿子立马答应,说钱他来出,不用父母还。

过了几年,大儿子的事业再攀新高,去市里买了房子,二儿子的事业也开始有起色。王大妈又和俩儿子商量,她和老伴儿年龄大了,住在山区看病不方便,她想搬到县城住,离医院近。但她有个要求,不想住儿子

家,大儿子闲置下来的两套楼房都是四楼,她关节不好,爬不了楼。她也不愿和小儿子挤在一起住,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,住一起谁都不舒服。

王大妈让两个儿子先帮她租一套一楼的房子,等他们手头富裕了,再给她买一套旧楼的房子,最好是一楼带小院。前年,这个愿望终于实现。王大妈很中意这套房子,房价便宜,离小儿子家只有15分钟车程,坐公交车回老家也方便。她和老伴儿隔一天坐公交车回一趟老家,侍弄庄稼和菜地。

我与王大妈交往两年了,别人家儿子儿媳回家吃饭,都是老人张罗一桌子饭菜,她家却是儿子和儿媳张罗饭菜。她说自己年龄大了,干不动了,“再说老人做的饭菜也不符合年轻人口味,让他们自己鼓捣吧”。

王大妈有自己的理论:“父母把儿女养大,儿女在能力范围内赡养父母,为父母提供好一点的生活条件,是他们应该做的。孝顺这事儿,当老人的,不要让儿女猜,也不用被动等,做父母的应该把自己的需求主动告诉他们,让他们去办。孝顺父母的人,运气差不了,我常跟俩儿子说,他俩买卖做得好,这都是孝顺父母积的福报。”

或许在某些人眼里,王大妈是个只会享受的老太太,但我觉得王大妈只是把心中期待的孝顺落到了实处,是位活得通透不内耗的老人家。



正在执行秘密部署的机关,所有人都行色匆匆、步履一致地往外跋涉。这支庞大的队伍迁徙过广场,又会四散开来,以各种方式继续奔赴这座城市里等待着自己点亮的那扇窗户。

而略显悠闲的我,最爱这个匆忙而有序的时刻。它没有因为谁踩了谁一脚带来的争执,没有因为插队吵出的闹剧,没有票务纠纷,没有火冒三丈。

我曾问过老民警,同样是着急赶路,为啥晚高峰的案情比早高峰低?老民警笑笑:“可能因为大家离家越来越近了。回家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夕阳西下的晚高峰。因为每个人的胸口,都装着一颗虽然焦急,但充满安详与平和的归位之心。

回家的路,胜过一切美丽的旅途。